

感性:女性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石

肖朗 刘慧玲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美学在其诞生之初是一门研究感性的学科,在后现代对感性的重视和对理性话语的扬弃中,美学作为“感性学”的这个原初意义被理论界重新看重。同样,后现代兴起的女性主义亦反对传统理论话语的专制而强调女性的感性和体验,因此,女性主义美学不仅能成为美学的分支,而且是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和有力武器。

关键词: 感性; 女性主义; 美学; 政治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04)03-0042-04

女性主义运动是20世纪末期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它深深影响了政治、艺术、美学甚至日常生活,可以说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作用。女性主义美学是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高涨深入到文化艺术哲学领域的结果。它要求以一种妇女视角对美学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对男性歪曲女性进行猛烈批判,并且努力挖掘和重评美学观念。但女性主义美学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和非议,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时髦的话语和简单的拼凑。因此需要我们对理论作恰当、实事求是的分析。

首先,我们对“美学”这个概念进行考察。美学这门学科总是令人津津乐道,又让人茫然不知,特别是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不同的人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有人说是哲学,有人说是艺术理论,有人说是交叉学科……其中美学属于哲学是大部分人的观点。这也难怪,在德国,美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后,便成了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例如,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但是这并不符合美学创始人鲍姆嘉通的原义,在鲍姆嘉通那里,美学是一门用来研究人的感性的学科,鲍姆嘉通认为,以往的人类知识体系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对感性认识的研究。

理性认识有逻辑学在研究,意志有伦理学在研究,因此,他提出应当有一门新学科来专门研究感性认识,鲍姆嘉通特意从希腊文中找到了“埃斯特惕卡”(感性学)这个词来给这门学科命名。鲍姆嘉通《美学》的第一句话,就给美学下了一个定义:“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1][2]}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亦说:“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在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通所作的最初的系统阐述中,这个术语首先指涉的不是艺术,而是如古希腊的感性(aisthesis)所指出的那样,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那个领域就是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2][3]}

虽然“感性学”这个原初的意义在随后美学的发展中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美学出现了向感性学的语义还原。其原因何在呢?这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自苏格拉底以来,理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感性则在理性的压抑中沦落为边缘话语。进入后现代以来,感性便开始了向理性夺权的过程,哲学、艺术、人的生活都开始向感

收稿日期: 2004-02-23

作者简介: 肖朗(1980—),男,湖北天门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慧玲(1978—),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性回归。女性主义的兴起亦是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后面将会谈到,女性主义理论的证实更多的是靠女性的经验(或体验),这种重经验(体验)的思考方式从根本上将女性主义与美学联系起来,因为美学研究的是瞬息万变的、多样的感性生活,所以说女性主义和美学是如此的接近,甚至并不需要明确地陈述其美学理论。通过女性主义美学来理解女性主义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有人认为,女性主义因为缺乏理论话语而得不到发展,但从我们上面对美学这一术语所作的还原和分析来看,正因为女性主义美学侧重于经验(体验)和感性,从而使它更接近美学,甚至在尼采那里,美学只是一门关于女性的学科。

在后现代感性话语向理性话语的夺权过程中,女性主义美学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无论这种美学理论有没有很好地被建构,性别角色的因素、想像、身体(肉体)及其他女性独特的文本和手法都已经充斥在整个美学理论、艺术创作甚至哲学话语中,难怪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将20世纪的西方哲学称之为哲学的肉身化过程。并且,女性主义美学并没有必要上升为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或者像古典理论那样追求真理,因为这些东西本身是女性主义甚至整个后现代主义所竭力反对的。因此对女性主义美学的这些指责无疑是站在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传统男权主义的产物。

有些反对女性主义的人可能很高兴地认同女性主义的经验感受,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我们的传统话语中,是没有女性声音的。我们的文化深深植根于各种男性本位的创造神话里,这在宗教、哲学、科学领域都普遍存在。“历史”只是“his-story”(他的故事),而不是“her-story”(她的故事)。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利,在中国古代便出现了女书,其实它正是表明女性在社会中的失语。在古代西方,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少女被姐夫强暴后舌头被割去,她只有把自己的不幸遭遇织在布匹上,这个故事亦表明女性在西方历史中的失语。在传统的男性文学对女性的刻画中,女性不是天使便是荡妇,这都是不真实的。在历史上,很多女性作家遭到排斥和遗忘,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来。女性的存在和欲望本来是没有理论和术语来描述的,传统的理论话语浸透着对女性的歪曲,所以,波

伏娃才有那句名言:“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今天有人要求她们继承传统的理论话语,岂不是要她们放弃自己的成果而向后退吗?反倒是在后现代的男性话语缺失之后,女性主义美学正好用另一种方式填补了这个空白。既然女性主义美学开创的是一个有着颠覆性思想的出发点,它就需要经验和感觉来填补,但这必须同男性强加给女性的经验和感觉划分界限,它要求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一个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因为女性主义美学要从男性建构的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并且充分展示那个世界,阐释那个世界。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将依靠女性的美学体验,因为女性主义的论述必须回归体验,几乎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女性既不聋也不哑,她们被排斥在男性文化之外,但处于理论话语之外的另一种洞察力即处于感性范围内的体验却被充分地发展起来了。理论的话语是男性至上的,而且对女性感觉的描述是不充分的,体验是感性的,偶发的,是处于理论控制之外的。一旦体验超越片刻的感觉,通过想象和符号系统使它成形,就延伸到了美学,正是在这种美学理论的引导下,女性努力尝试在批评话语中书写女性习惯以及以妇女意识为根据来界定女性主义批评文体,“女性独特的洞察力和阐述,要求一种能反映、记录并体现我们的思想的品质的文体……一种话语的,有连接作用的文体,而不是有分类和区别作用的那种复杂、从属、线性的文体。”^{[3](P262)}女性写作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这是与男性写作完全不同的,因为女性通过描写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们是用肉体来表达思想,通过描写躯体而在肉体的快感和美感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女性“描写全是渴求和她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对自己的色情质激昂而贴切的提问,这丰富而具有创造力的实践……发展或伴随着一系列的创作方法和真实的美学活动,每个迷人的阶段都塑造出一些令人回味的幻景和形像,一种美的东西,美得不再遭禁锢。”^{[4](P494)}为了把女性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她们提倡一种新的女性文本,或女性语言,能描写女性的敏感、经历、甚至性冲动,从而真正反映女性的生活,“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5](P201)}并且,它呼唤新的读者,“女性美学,与

它所描述为僵化和自恃优越的父权式批评的‘方法崇拜论’支配权相反,提出要赋予普通妇女读者以权利……要赞扬在阐释文本中的一种直觉的女性批判意识。”^{[3](P261)}一些女性主义的艺术探索和完善新的工具,包括形成新的结构,但是他们面临着来自世俗的挑战。他们可以求助于新的物质材料,他们经常寻找新的场合表达他们的艺术,去展示那些没有世俗教条的艺术作品。

但是,女性主义美学面临着两个两难选择,由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沉淀,一些传统的价值包括审美感觉已不由自主地被女性所接受。女性主义美学反对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问题是,先前流行的秩序和观点对他们意思的充分表达产生了不良影响。的确,那些传统的话语并没有拒绝对女性的描述,但是它绝不是以发自内心的亲切来探讨女性,它只关注女性的媚惑诱人而忽视她的存在。更准确一点说,他们是通过好色的多愁善感的男性的惩罚性的眼镜观察到的女性的感受。这里,我们要将女性美学与女性主义美学严格区分开来,有人说,艺术不是一直在关注女性吗?以女性为题材的绘画、雕塑还少吗?但是这绝不是女性主义美学,因为它的思想不是建立在女性的基础上的,它也不是去挖掘女性的体验。因此,女性主义美学必须重铸这些被女性经历的体验。这样做的目的亦是去展示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前景并暴露出传统美学的政治和性别偏见。

有人因为女性主义美学中太多政治因素而否定它的存在,殊不知美学领域中探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在后现代理论中是很普遍的(例如在福柯、拉康以及伊格尔顿、詹姆逊等理论家那里)。而且,西方女性主义美学是随着妇女解放的政治斗争而诞生并发展的,是女性在争取选举权、财产权、就业、教育、福利等权利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是依托争取女性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天生便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由此看来,女性——它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并不一定与女人等同——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社会力量。以妇女运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种力量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6](P209)}女性主义寻求自身的解放,必然把它同政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要发生效用,女性主义批评就不能生搬硬套资产阶级批评,它必须是意识形态和道德批评,必须是革命批

评。”^{[7](P79)}因为它的理论陈述是对抗性的,是对社会固有的性别结构的反动,女性主义美学一直在批判和颠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甚至会显得很激进,“女权主义不是一个孤立问题,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殊‘战役’,而是一个涉及和质疑了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层面。”^{[6](P164-165)}有一些美学观念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概念而去借用、修改历史,变形和颠倒历史,但是女性主义美学的这些活动因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而同它们有区别,它们不是简单地为了求创新,它们的目标更激进,甚至会令政治家感到震惊。

当然,政治和美学毕竟是两回事,女性主义美学因而拒绝某些僵硬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理论,它抬高一种个人的自发性和体验性,将这些看作一种合适的政治策略。女性主义美学的政治话语也是与它重视感性、体验、身体话语等密切相关的,“文化行动与政治行动发生密切关系的第二个地方在妇女运动之中。……妇女运动的功绩之一就是经验主义的内涵中拯救出了‘亲身经验’和‘身体话语’这类概念,而这些经验主义的内涵正是由很多文学理论赋予它们的。‘经验’现在不再意味着离开权力系统和社会关系而诉诸个人亲身经历的确切无疑的事件,因为女权主义并不承认人类主体问题与政治斗争问题之间存在这样的区别。身体话语并不是劳伦斯写到的黑暗的神经节和文雅腰区的问题,而是身体的政治,即通过对于控制和奴役身体的势力的意识而重新发现身体的社会性。”^{[6](P234-235)}“女性主义将自己界定为一种政治实例,这种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性政治,而是一种经验的、普通生活的政治。这种政治会转而进入表现方式及创造实践的社会领域,取代美学等级体系和通用范畴,由此为关联与含义的不同作品建立符号学基础。”^{[3](P170)}因此,那些认为女性主义美学蕴涵丰富的政治因素而否定女性主义美学其实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政治应该被安排在所谓“中立”的立场,其实这种所谓的“中立”本身便是一种政治压迫,因为政治已经被置入到男性至上主义者隐匿的模式中。女性主义美学关注和描述女性的压迫,因此它否认合理的政治观点在艺术中没有地位。对女性主义美学来说,其鲜明的政治特征不仅不会对它进行限制,反倒充实和丰富了它的力量。

的确,在女性主义美学中有一些经典的美学问

题被忽略了,诸如美学的功利和非功利问题、艺术和技术的区分问题、高雅艺术和流行艺术的区分问题等等,这绝不是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或女性主义美学忽略了对它们的探求,而是因为它们不是女性主义工作范围内的问题。这样看来似乎女性主义美学一心关注与自身相关的美学理论,但是理论总是片面的,像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那样建立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在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了,因此并没有一种完整、系统的女性主义美学理论。但是我们相信,女性主义美学还只在它的初期,还是一个出发点,它重视各种艺术现象,拥有广泛的经验基础,它不是教条的而是灵活的,并且能不断地兼收并蓄许多新的理论和批评,女性主义美学必将不断发展,产生丰硕的成果,并使我们获得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3]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程锡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 [4]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20世纪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 [5]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6]特里·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7]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M].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Sens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feminist aesthetics

XIAO Lang, LIU Huiling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nxi,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s, at the very beginning, was a subject on sense, then, as post-modernism developed in emphasizing sense while objecting reason, it is once agai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y the theoretic circle. The feminist aesthetics is not only a filiation of aesthetics but an important power and pithiness arm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Key words: feminism; aesthetics; sense; politics

女性文摘

《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潘迎华:《19世纪英国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妇女劳动权益思想剖析》指出,妇女劳动权益问题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共同关心的问题,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否定妇女的劳动权益。自由主义者穆勒一方面肯定妇女独立的人权和劳动能力,主张给妇女自由择业权、财产自由权和平等的教育权以保护妇女的劳动权益;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否定男性特权为基础的两性分工。女性主义者从女性生活的现实体验出发,反对男权制传统,而对妇女的劳动权、社会分工、工资、家务劳动价值等问题的认识,既继承了穆勒的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穆勒思想中保护妇女权益与维护男性特权之间的矛盾,提出超越时代的新女性标准和妇女劳动权益观。(贾春/摘编)